

开庭

张伟军 著

澄月轩书系



作者简介

张伟军，笔名西海，男，出生于60年代中期，1985年参加检察工作。先后就读于甘肃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央党校政法专业、清华大学远程教育民商法专业，获研究生结业。长期担负各类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及出庭支持公诉工作，2005年牵头合著的《公诉案件证据审查判断与出庭实务》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9年所著《公诉人法庭辩论实务与技巧》，再次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所撰写论文《审查起诉中证据审查判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发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主编的《刑事司法指南》，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现任甘肃省张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处处长。2012年被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授予全省检察业务专家。

开庭

张伟军

著

KASITUNG



张江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庭 / 张伟军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68-0518-4

I. ①开…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5133号

开 庭

张伟军 著

书名题字: 董恒汕

责任编辑: 侯君莉

封面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甘肃万事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80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5468-0518-4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无意中读到张伟军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开庭》及诗歌、散文集《祭重阳》，又在无意中得知作者竟然是从事了近三十年公诉工作的基层检察官，再读这些文字，我便有了一份特殊的感受。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是一项“自讨苦吃”的艰苦劳动。一部作品的形成，往往经过了漫长的生活积累、沉淀，经过作者的发酵、感悟，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时间和付出巨大心血的痛苦过程。何况他是一名基层检察官，每天面对的是审查起诉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我想他的工作与休息，界限必定非常模糊，甚至于他休息的时候会比工作的时候更累。因为，只有下了班，完成了他一天分内的工作，他才可以静下心来，伏在书桌上开始他“自讨苦吃”的另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

不能忽视，他是一个职业检察官、国家公诉人，在文学领域，他仅只是一个业余的作者。可是，读他的文字，他的勤奋与努力，他对文学的孜孜追求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验，又让我们这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对他另眼相看。要知道，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不是文学创作。在他的专业领域里，他已经有两部近七十万字的法律理论著作，并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分别于二〇〇五年、二〇〇〇九年正式出版。我常常设想，他如果学了文学写作专业，他如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会是什么样子。

他所写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东西，他的感受、他的爱憎、他的

梦想、他的苦痛。他不写媚俗的东西,也不盲目地去追求时尚。他有许许多多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在许多人都迷失了自我的现在,我很欣慰,在他的文字中我没有读出他的迷茫。

是的,他很清醒,这应该得益于他多年从事的职业。他用检察官的眼光观察社会。他的观察是敏锐的,他的思考是冷静的,他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情感是炽热的。那些大段的排比,精辟的论述,排山倒海般扑入眼帘,令人目不暇接,读来使人热血沸腾,油然从心底生出一股堂堂正气,在胸中久久回荡。

作者的十多篇短篇小说,都是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案件,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幅发人深省的生活画卷。尤其是《姐妹花》中马金莲、马玉莲姐妹俩,为贪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最终将两个家庭毁灭,读来令人歔歔感叹。《赡养合同》中的刘成贵,《兄妹》中的钱文军与钱文秀,《秋桂》中的周铁兵,《瞎大老》中的李尚工,《杀人犯》中的汪艳玲……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批因不同原因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悲剧人物。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甚至有些就是我们的远亲近邻。他们曾经都是善良守法的公民,由于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珍惜自己的爱情,在生活中一步步由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变为持刀杀人、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曾经都是作者在法庭上指控过的被告人,当法律将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后,作者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挖掘他们走上犯罪的原因。对他们的命运,在字里行间作者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总的来说,《开庭》是一部很好的法制题材作品,读后发人深省、令人感叹。既达到了普法的效果,又能起到教育的意义,为人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了解一个时代生活的侧面。

从审视的目光看,小说还有许多不足。人物塑造不够丰满,细节描写略显粗疏,故事情节还不够曲折,作者的影子还时时在作品中出现。但作者诙谐流畅的语言风格,博古喻今的敏锐

思维,反讽铺排的奔腾气势,激情涌动的内心情感,以及客观冷静的敏锐观察,深刻冷峻的理性思考,都深深打动了,也形成了这部作品独有的风格。我们不一定苛求它一定要像一部小说,其实,作者只是借用了小说这种写作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深刻的思想。而我以为,作者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思想早已远远超越了一部小说。

《祭重阳》集子中收录的,主要是作者近二十多年创作积累的一百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诗言志,歌咏怀”。透过一行行诗句,我从中读出了作者对生活点点滴滴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追求。他的诗苍凉、大气,意境高远,气势宏大。如《青草歌》中“莫笑春风无人识,青草年年绿沟坡”,《购书偶得》中“散尽千金求佳卷,身后留与子孙读”,以及《咏石三章》中“观石阅尽人间事,百年遗梦如沧海”,都充满了乐观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的散文清新、流畅,感情诚挚,文笔优美,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当然,作品中部分格律诗的平仄、声韵尚不够严谨,部分散文篇幅过长,许多地方还值得推敲。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多少成文的法律尚待修订,何况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散文。瑕不掩瑜,是为序!

高凯

2013年3月

高凯,甘肃省文学学院院长、著名诗人。

我写完最后一行字,犹觉意犹未尽。我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长期在法庭上指控形形色色的各类刑事犯罪。我沉重地发现,许多因婚姻、家庭引起的恶性杀人案件,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家庭矛盾导致了一幕幕悲剧在我眼前不断地重复上演。我能将他们一个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却无力阻止悲剧的再一次发生。其实许多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原本都有着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可就是在那人生中最紧要的一步,他们却选择了犯罪,不仅毁灭他人,也毁灭了自己和整个家庭。

他们的孩子、亲人是最无辜的受害者。每当在开庭时我看到被害人家属悲愤、苦痛的神情;每当在死刑犯临刑前与亲人作最后一次会见时,看到他们生离死别的凄凉场景,内心都会受到深深的震撼。

本书是想通过这十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亲情在扭曲中,如何最终演绎成暴力,希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他们身上吸取一点教训,哪怕避免一次争吵,减少些许冷漠,也是我之所愿。

目 录

1	杀人协议
10	背影
22	瞎大老
30	跑
39	罪孽
46	杀人犯
50	姐妹花
97	赡养合同
119	兄妹
144	秋桂
181	痛
271	后记

杀人协议

马老汉翻箱倒柜地在屋子里找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找到他手里握着的能够制服儿媳妇张玉红的“凭据”。

一整天了，他什么也没吃，从早晨起来就不停点地找这个东西。他实在想不起把这个宝贝藏到什么地方了，只记得当初藏的时候费尽心机，藏到哪儿都不放心，既怕让外人看到，又怕被儿媳妇偷去，反正是先后藏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总算是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才能好多年了没出什么事情。可这个地方他竟然忘掉了，翻遍了所有的箱箱柜柜，犄角旮旯，甚至连房后的鸡舍、猪圈都找过了，还是没有找到。

马老汉沮丧地蹲在炕沿上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想不出制服儿媳妇和她从野地里招来的男人的办法。他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气恨。当初留下字据，为的就是防着儿媳妇有一天和他翻脸，怕老的被小的给日弄了，想不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真叫那个骚婊子给日弄了，就连这当初留下的最后一招，白纸黑字能镇住她的“凭据”也都找不见了，他在她手里还能有什么活路。“唉，想不到老也老了，却活到这个骚婊子手心里了。”马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烟雾腾腾的黑屋子里，大口大口地吞吐着烟雾。

电早就被儿媳妇给掐了，理由是他没钱给儿媳妇交电费。前年刚给村上集资拉到伙房里的自来水也让儿媳妇给断了，肯定是他老汉没给儿媳妇给水费，幸亏院子里还有口没填掉的压水井，虽说压上来的水不太干净，凑和着也还能喝。房子是越住越旧，还是十几年前没分家前他住过的一间破房子，夏天漏雨还不算啥，冬天，冷风从裂开的墙缝里灌进来，虽说夜里就在热炕上，可露出被子的鼻子和脸冻得受不住。前几年儿媳妇闹得分家时属于儿子的那几间旧房子也给拆了，檩子木头拆下来添上盖了她们现在住的新房子。就连这十年他累死累活挣的置办下的几头大牲口和一台拖拉机、几件农具，都叫儿媳妇和她那个野男人一抱子卷上走掉了。到头来他啥也没落下，只落给他二亩旱地，自己还种不上。年年种、收都得求人下话请亲戚和社里的人帮忙，收回的粮食也一年绞缠不住一年。原先进门还能吃上口热饭，现在更是冷锅冷灶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惜惶。“不行，不能叫狗日的欺负，要治一治她。”马老汉一边抽着闷烟，一边在心里头发狠。他不能眼看着她的那个野男人开着他挣下的小四轮拖拉机整天价“突、突、突”地在他眼皮子底下过来过去。原先见了他还能叫他一声“爹”，现在却是牲口似的连他理也不理。他不能容忍儿媳妇天天晚上钻到那个野男人的热被窝里两口子算计他，他们已把他算计得啥都没有了，就剩下一条老命，他不能把这条老命也搭进去。他是黄土已埋到脖子上的人了，他豁上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他们两口子得意，反正孙娃子已经长大了，他也算对得起儿子了。

想到儿子，马老汉心头颤了一下。十年前那可怕的一幕仿佛又回到了眼前。他恐惧地望着地上那对儿子曾经坐过的破旧的沙发，强迫着自己忘掉那个恐怖的夜晚，却又管不住

自个的胡思乱想……

老婆子下世有十几年了。就在老婆子下世前，总算是眼睛里望见了给儿子娶上的媳妇。老两口就这一个儿子，媳妇子娶进来就在一块过，过了没几年老婆子害病死了，剩下了老汉一个人。按说马老汉也才五十多岁，地里的活还能干动，帮衬着儿子媳妇干点啥，日子也还能过好。可偏偏马老汉养下的这个儿子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地里的活不干，家里的心不操，老婆娃娃不管，爹娘老子不认，就认得赌博、喝酒，成天价东游西荡。生下头一个娃子的时候三天两天还能回家，等到媳妇子把二胎生下，他就像脱了缰的野骡子，常常一跑出去仨月俩月地不回来，害得媳妇子一天到晚地找男人。家里的人也顾不上害臊，马老汉只得又当婆婆领孙子，又当公公干地里的农活，确实也不容易。

有一天夜时，媳妇子喊着让娃娃们睡下，到马老汉住的小屋里给马老汉把炕填好又说起了他的儿子。媳妇子坐在他炕上哭成了一堆，质问他咋养了这么个儿子？马老汉知道那个畜生跑出去半年多了，不知道在哪里鬼混，媳妇子领着两个娃娃也难熬靠，就自顾闷头抽烟，由着媳妇子哭诉，也张不开嘴不好说啥。媳妇子哭得时间长了，马老汉就起身拧给个热毛巾，递毛巾的时候，媳妇子把他的手抓住眼泪汪汪地问：“爹，你说我以后可咋办哩。”马老汉看着儿媳妇一起一伏的胸脯，“腾”地一下浑身的血液涌到了头顶，只说了一句“我来”就顺手把小屋里的灯拉灭。那一晚，儿媳妇就睡到了公公的炕上折腾到后半夜。

从那以后，儿媳妇再不哭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整天价忙进忙出，照看着两个娃娃和后院子里养着的牲口。马老汉起早睡晚地收拾着地里的庄稼，收工回来还能吃上一顿热腾

腾的饭菜，一家人倒也过得还算安生。只是，儿媳妇隔三岔五地将娃娃们哄得睡下就摸进了公公的小屋，马老汉的儿子也还是三月五月回来一趟，在家里蹲不上三天就又到外面游荡，马老汉和儿媳妇再也不到处去找。

这样过了两年，村里渐渐有了闲话。起先闲话并没有传到马老汉和儿媳妇耳朵里，他们还和往常一样，直到庄稼收割后浇冬水，为地埂子上开水口子的事，马老汉和同村的赵婶子吵起架来，赵婶子骂马老汉是“扒灰头”。跟着马老汉去浇水的小孙子不知道“扒灰头”是啥意思，回家问妈妈，儿媳妇一听脸就“腾”地红到了耳根，顺手打了孩子几巴掌，喝叱着不叫孩子乱说。

打那以后，儿媳妇到马老汉小屋里去的就渐少了，后来受不了村子里婆姨娃子的指指戳戳，索性扔下两个娃子跑了。

儿媳妇一跑就是半年多没音讯。这半年马老汉的儿子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两口子都没回过家。马老汉一个人领着两个娃娃，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到处托人打听儿媳妇的下落。直到第二年庄稼种完，村里去新疆打工的后生给他捎来口信，说在哈密的一个葡萄园子里看见过他儿媳妇。马老汉当即决定去一趟哈密。马老汉把两个孙子领上，照口信上说的地址到哈密的那个葡萄园子找见了儿媳妇。两个娃娃见到了妈妈，扑上去号啕大哭，儿媳妇也搂着两个娃娃哭成了个泪人儿。马老汉见到儿媳妇，一路上想着骂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只是一味地央求儿媳妇跟他回去。

葡萄园子里还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中年汉子，见马老汉带着两个孩子来寻儿媳妇，就啥话也没说，留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把马老汉和儿媳妇一家人送上了回家的汽车。车上，儿媳妇才说那个中年汉子是老婆婆的儿子，是他们把她收留

下住了这么长时间。马老汉嘴唇动了几下，想说点什么，但终究啥话也没有说。

儿媳妇回来了，日子还是照旧过，只是，儿媳妇晚上再不到马老汉的小屋里过夜了。马老汉有时候也想儿媳妇热乎乎的软身子，但看到儿媳妇自打从外面回来再不给他个好脸子，他也就将这股子心火按下去，想家里有个女人总比没有强。

谁知道好景不长，才过了三个月，也就是麦子刚刚发黄，快要收割的时候，马老汉从地里回来就再也没见着儿媳妇的面。马老汉在家里等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她回来，寻思着她肯定又跑到哈密种葡萄的那家去了，他连庄稼都顾不上收，就又领着两个孩子风尘扑扑地赶到了哈密。

这一次，任凭马老汉求情下话，儿媳妇是铁了心不跟他回去。马老汉在葡萄园子里住了三天，儿媳妇白天在园子里帮着干活，晚上就跟那个老婆婆的儿子回到村子里。马老汉已看出了儿媳妇是想跟那个中年汉子过日子了，就硬下心来说，让她先跟上他回去，并答应回去后找见自己的儿子，让她和儿子离婚后再送她来。儿媳妇晚上和那家人商量，那家人也同意，就又送他们上了回家的汽车。

这次回来，儿媳妇天天催着他去找儿子，马老汉也到处托人打听儿子的去向，见谁都带信让儿子回家，说有要紧事同儿子商量。不知是儿子听见了马老汉带的口信，还是在外面游荡腻了，总之儿子时间不长还真回了趟家。

马老汉给儿子说了他媳妇两次跑哈密的事，央求儿子再不要到外面鬼混了，回家看住媳妇子。谁知儿子听后，除了把媳妇子抓住狠狠打了一顿外，依旧是收不住心，三天五天还是往外跑。媳妇子提出要和儿子离婚，提一次儿子打一次，

媳妇子被打得不敢提了，儿子也跑得没影子了，原剩下马老汉和儿媳妇领着两个娃娃过活。

眼瞅春节快到了，哈密的那家人给马老汉的儿媳妇来过几封信，马老汉不识字，一辈子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再多连一个字都不识。他也不知道那信上都说了些啥，只看见儿媳妇回回接信，回回都要哭一场。腊月里，马老汉一狠心把儿媳妇叫到他住的小屋里，提出不行把儿子弄死让她名正言顺地把哈密的男人招进门，两口子将来给他养老送终。儿媳妇一听先是一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只是担心地问：“咋往死里弄呢？”马老汉坚决地说：“这个你放心，我会安排，你得让哈密的人来一下，我和他要当面说。”儿媳妇说：“行，我这就给他写信，让他赶紧来。”

马老汉和儿媳妇把事情说下，一面托人到处找儿子，一面等哈密的人，儿子一时半会的没找到，哈密的人倒先来了。马老汉不让哈密的人在村子里闪面，就让儿媳妇在县城附近给他租了间房子让他先住下。马老汉等了两天还不见儿子的影子，就让儿媳妇领上去找哈密来的人，三个人一起商量杀掉他儿子的事。马老汉提出要签一个“协议”，“协议”上写清楚杀人是三个人商量的，条件是人杀掉后他们要负责他的养老送终。儿媳妇和哈密来的人都答应了，并由儿媳妇执笔，按马老汉的要求写了一份“协议”，三个人都在“协议”上签上名字，按上指印。马老汉有言在先，如果日后他们对他不好，他就会拿着这份“协议”去告他们。

大年三十下午，马老汉那个在外游荡了快半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家，按他自己的话是过年来了。马老汉见儿子进了家门，心头“突、突”地直跳。一面叫儿媳妇包饺子，一面以到城里买几副对联为借口，去给哈密人报信，约定晚上十

点钟以后让儿媳妇来叫他。

马老汉把对联买上回去，儿媳妇已经把饺子包好，并拌好了几个凉菜。马老汉叫儿子帮着贴门上的对联，儿子喊不动，马老汉只得自己贴好进来喊儿子一同吃饭。饭后，儿子坐在沙发上看春节联欢晚会，马老汉借故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取出半瓶酒，双手抖抖擞擞地把一包灭鼠药倒进酒瓶里左右摇晃均匀。等两个孙娃子睡了觉才拿到儿媳妇住的屋里，说过年哩，要和儿子喝个酒，同时使眼色让儿媳妇出去叫哈密人。儿媳妇把拌好的凉菜端上来又炒了两个热菜端到茶几上就出去了。

儿媳妇出去后，马老汉把酒给儿子倒上，招呼让儿子喝酒，谁知这个酒鬼儿子平日里嗜酒如命，今天偏偏说胃里难受，一杯都不喝。马老汉见儿子不喝酒，心里有点发急，就和儿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暄荒。暄了一大会儿，就听得街门“咯吱”响了一下，随即儿媳妇就领的哈密人进来了。

儿子见进来个陌生人，就问是找谁的，马老汉情急之中说是找他商量买后院里的牲口的，就把儿子、儿媳妇都叫上说到他的小屋里去商量价钱。儿子一听能卖几个钱花，眼睛里就放了光，喜滋滋跟上过去。马老汉在进屋前从院子窗台上拿了个捣调料的铁锤藏在袖筒里。

进到屋里，儿子和哈密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马老汉坐到炕沿上，儿媳妇就站在地上。马老汉进屋的时候先给哈密人让上一根烟，坐下后又抽出一根给儿子扔过去，儿子没接住，烟掉到了地上，那是马老汉故意扔得让儿子接不住。就在儿子低头在地上找烟的空子，马老汉从袖筒里抽出铁锤照头就给了儿子一铁锤，儿子头上的血就冒开了。马老汉扑上去将儿子紧紧按倒在地上，回身让儿媳妇赶紧去取绳子。儿媳妇

慌忙从后院里拿来一根麻绳递过去，马老汉把绳子绕到儿子的脖子上，一头让哈密人拴住，一头递给儿媳妇，由他压住身子让他们使劲拽绳子，不一会儿马老汉就见儿子两眼一翻断了气。

马老汉见儿子已被成功勒死，松了一口气。他让儿媳妇从后院找来一个麻袋，把儿子四肢窝住装在麻袋里用绳子扎好，连夜同哈密人一道用架子车拉上埋到了村外的土崖子下面。哈密人当夜回到了他租住的房子，马老汉和儿媳妇在家里擦洗溅在地上和身上的血迹，忙活了大半夜。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降了雪，孩子们早早起来要给大人拜年，不见了爸爸，马老汉说他又不知道到哪里野去了，让娃娃们不要管他。孩子们也习惯了爸爸的野游，就再没有问，只是村里的人碰见马老汉问儿子过年回来没有，马老汉说年前回来了一下，来蹲了一天就又跑了。村里人对他儿子的野游也见怪不怪，也就再没有人去问。

以后的日子，明里马老汉和儿媳妇领着两个孙子照常过日子，暗里，儿媳妇十天半月地去一趟哈密人住的地方。村里人问起来马老汉就说儿媳妇回了娘家。马老汉也到处在人前说儿子跑掉不管家了，他要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这样过了半年，马老汉和儿媳妇到乡法庭办理了要求宣告儿子失踪并解除儿子与儿媳妇婚姻关系的手续。到第三年，由马老汉做主就把哈密人招进门与儿媳妇正式结婚，承担起给他养老送终的责任。

先头几年，儿媳妇和她男人还能按照“协议”照顾马老汉的吃、穿，马老汉也庆幸儿子杀对了，没了儿子家里反倒比有儿子强。只是近几年，儿媳妇对他一年不如一年，不但将房子单另修出去住，连家产也给他陆陆续续地转出去。马